

中国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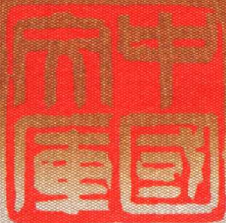
· 文学类 ·

白门柳

(第二部)

秋露危城

刘斯奋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文库
文学类

白 门 柳

第二部
秋露危城

刘斯奋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主要人物表

黄宗羲	字太冲,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陈贞慧	字定生,明末诸生,复社四公子之一
冒襄	字辟疆,明末诸生,复社四公子之一
方以智	字密之,翰林院编修,复社四公子之一
侯方域	字朝宗,明末诸生,复社四公子之一
吴应箕	字次尾,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顾杲	字子方,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余怀	字淡心,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梅朗中	字朗三,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张自烈	字尔公,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左国棟	字硕人,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沈士柱	字昆铜,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郑元勋	字超宗,明末进士,复社扬州地区前社长
黄宗会	字泽望,明末选贡,黄宗羲之弟
史可法	字道邻,东林派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淮扬军务
刘宗周	字念台,号蕺山,东林派大臣,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钱谦益	字受之,号牧斋,东林派大臣,官至礼部尚书
吕大器	字俨若,东林派大臣,时任兵部右侍郎,后改任吏部左侍郎
高弘图	字研文,户部尚书,官至东阁大学士

黄 澍	字仲霖,东林派官员,湖广巡按
周 鑑	字仲驭,东林派官员,曾任礼部主事,复社元老
雷演祚	字介公,东林派官员,曾任武德道兵备佥事
朱由崧	明朝第十八代皇帝,年号弘光
韩赞周	司礼监掌印太监
马士英	字瑶草,庐凤总督,官至内阁首辅
阮大铖	字集之,号圆海,阉党余孽,官至兵部尚书
杨文驄	字龙友,官至兵部员外郎,马士英妹夫
刘泽清	字鹤洲,淮安总兵官,封东平伯
刘孔和	淮安副总兵官,刘泽清之叔父
朱统𤟖	王室子弟,马、阮党羽
徐青君	中山王徐达后裔,魏国公徐弘基之弟
柳如是	名是,号河东君,明末盛泽名妓,钱谦益之宠妾
董小宛	名白,明末秦淮名妓,冒襄之宠妾
惠 香	明末盛泽名妓,柳如是之密友
李十娘	名湘真,明末秦淮名妓
卞赛赛	名赛,明末秦淮名妓
马 氏	冒襄之母
苏 氏	冒襄之妻
顾 苓	字云美,明末诸生,钱谦益之学生
孙永祚	字子长,明末诸生,钱谦益之学生
蔡益所	书坊老板
柳敬亭	外号柳麻子,明末著名说书艺人

第一章

—

回到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之后，黄宗羲在家中寂寞而烦闷地过了一年多。

虽然崇祯十五年底，他自北京南归的途中，曾经听到清兵又一次大举入塞的消息，并为此很惊愤忧急了一阵，但过后风声渐渐缓和了下来。听说清军到底未敢过于深入，只在京畿以及河南、山东等地杀掠蹂躏了数月，便重新退出了关外。至于曾经在中原和湖广一带闹得天翻地覆的“流寇”——农民起义军，自去年秋起，也先后回师西向，分别进入了陕西和四川。这一切，都使黄宗羲多少感到松了一口气，姑且安下心来，重新回到简朴而平静的乡居生活中去。

眼下已经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下旬。一连几天，黄宗羲都领着家丁，在离黄竹浦五里外的化安山一带，向佃户挨家挨户催收历年拖欠的租子。虽说眼下才是春夏之交，下乡催租主要是为着加强督责，本不指望能有太多的收获；不过，辛辛苦苦在山野间转了几天，不知费了多少唇舌，到头来仍旧收不满十石麦子，黄宗羲不由得大大懊恼起来。随行的管家黄登——一个黑胖汉子，咬定小麦刚刚上扬，佃户们其实是有的，只不过装穷罢了，还举出以往收租的经验来证明。这更使黄宗羲越想越觉得受了愚弄和欺骗。

“哼，这些可恶的东西，我好心好意把田佃给他们种，他们却全不知感恩！”他恼火地想。有一阵子，他甚至打算倒回去，找佃户们质问，要他们立即把租子交出来！但是，当想到这就要重新面对那些木讷粗鄙的脸孔，要再一次听取那些令人心烦的诉说恳求——哪怕明知是假装的也罢，黄宗羲又不禁犹豫了，“啊，我又何必同他们纠缠不清？要是他们再不交，我就干脆把田收回来，另外租给别人去种！”这样决定之后，仿佛重新得着倚仗似的，他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这一天，快到晌午，他们才回到黄竹浦。刚进村，就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他的三弟黄宗会在本省学政主持的一次考试中，以“品学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被录取为“选贡生”。按照科举制度，选贡也同举人、进士一样，算作“正途出身”，今后用不着再参加乡试和会试，而只要在接下来的“廷试”当中合格，就会被正式授予官职。由于这喜讯来得过于突然，以致最初一刻，黄宗羲还不太相信。当终于弄明白这已千真万确，此刻家里正焦急地等着他回去时，他才又惊又喜地“啊”了一声，连忙分开围上来打听消息的仆从们，也顾不上春天的村路泥泞不堪，管自用双手撩起直裰的下摆，一脚浅一脚深地朝村东的方向走去。

“啊，这么说，三弟当真中选了，真的中选了！这多么好，多么不容易！哼，说我们兄弟有才无命，徒享虚名，看今后谁还敢！哎，母亲不知道有多高兴啊！”黄宗羲加快脚步往前赶，一边兴奋地、匆忙地想。经历了这些年的挫折和困守之后，他当然十分清楚，弟弟这一次成功意味着什么——不错，眼下的成功只是弟弟的，同自己的前程，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但重要的是亡父当年建树的功名和家业，终于有了重振的希望；母亲那颗饱经忧患的心，也终于稍稍得到安慰。而这正是肩负着长子责任的黄宗羲，长期以来、特别是近一年多来暗暗为之焦虑的。“不过，我却回来迟了，母亲最初的那一下子高兴，我已经见不着了！多少年来，我连做梦都在盼

着这一刻，谁知事到临头，竟错过了。我本不该自告奋勇去收什么租子，哎，真的不该！”黄宗羲懊悔地、惋惜地想，一口气爬完了那道沿坡而筑的石板台阶，越过一字并排的四棵合抱柳树和八根彩漆剥落的旗杆，从悬着“风宪”二字牌匾的门楼下穿过，走进被称做“太仆公府”的家。

黄宗羲一踏入院子，就发现家里的气氛完全变了样。这一片已经传了好几代人的、有着宽大的青石板天井和众多砖木结构房舍的老屋，在他几天前离开的时候，还是那样灰暗单调、没精打采，甚至破败寒伧。可是如今，一切都变了：炸得遍地都是深红的炮仗纸屑，代替了天井里终年摊晒的柴草；那些红灿灿的、还残存着火药气味的碎纸片儿，使宅子平添了不少喜气。灰泥剥落的正堂和两边的楼宇，也被悬挂在瓦檐下的吉庆彩球映衬得面目一新。穿上了新衣裳的孩子们在满天井追逐嬉戏。仆人们一个个变得精神抖擞，喜气洋洋。看见大爷回来了，坐在门楼下的几个就惊喜地站起来，殷勤而热烈地向他问候。

“哎，三爷呢？”黄宗羲迫不及待地问，一边睁大眼睛打量着变得生疏了的家。

“噢，那不是！”年老的仆人用手一指。

黄宗羲转过头去，果然，他那位出色的弟弟正拱着手，把一位客人从正堂里送出来。今天，黄宗会穿了一件簇新的五福捧寿纹蓝绸大襟袍，头上方巾，脚下丝履，打扮得从来没有过的整齐漂亮；那张清秀、敏感，经常是表情傲慢的脸上，显露着童稚般天真快乐的神情。他没有看见哥哥，因为客人——一位同村的小个子秀才，正拉住他的衣袖，再三地嘱咐什么，黄宗会显得很耐心，也很留神，不住地点着头，随后就转过脸来。一刹那间，他的眼睛亮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狂喜，使他的脸孔颤抖起来，刚刚叫出声“大哥！”就被夺眶而出的泪水咽住了。突然，他摆脱了客人，用了一个冲动的、不顾一切的姿势，前倾着身子奔出几步，一下子跪倒在黄宗羲

跟前。

“大哥，你……两日不回，可是盼煞小弟了！”他呜咽着，大声说，“宗会能有今日，皆是大哥所赐，宗会没齿不忘。”说罢，咚咚地叩下头去。

当第一眼看见弟弟的时候，黄宗羲就趋步上前，想过去同他相见。但是十二岁的大儿子百药和十岁的二儿子正谊已经发现了，他，大声欢呼着奔过来。黄宗羲躲避不及，只好先伸出双臂，把吊到脖子上来的正谊搂在怀里；待到黄宗会向他奔来，他想上前搀扶，却腾不出手。他无可奈何地瞧着俯伏在地的弟弟，瞧着那一身簇新的、使弟弟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漂亮衣巾，心头不由得一热，眼睛随之湿润了。事实上，由于父亲去世得早，宗会和二弟宗炎的学业，都是他手把手地教导出来的。他不仅是他们的兄长，而且是他们名副其实的老师。如今，弟弟没有辜负自己多年的苦心教诲，终于一举成功，这实在使黄宗羲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欣慰，以至于热血沸腾。他终于摆脱了怀里的正谊，也一下子跪倒在地上，伸出双手紧紧扶持着弟弟，连声说道：“三弟，不必如此，不必如此！”话没说完，喉头已经哽住了。他不得不停顿一下，等情绪稍稍平复，才重新微笑着，不胜友爱地瞅着弟弟，用亲热的、快活的口吻说：“三弟，你今日高中，为兄好生欢畅。只是贺喜来迟，反令家中伫望，心下甚觉抱歉！”

“可这是不该的！”泪眼汪汪的黄宗会使劲摇着头，“大哥的道德文章，胜于劣弟十倍，理当率先高中。谁料老天弄人，竟让劣弟担此僭越之名，连日思念及此，宗会便觉惶恐难安！”

“啊，休要如此想！”黄宗羲连忙制止说，紧紧地握着弟弟的胳膊，“为兄近年耽于嬉游，学殖荒落，不似你等潜心帙下，精勤猛进，早已后来居上。如今先我着鞭，乃是理所当然。为兄可是心悦诚服，喜欢得紧哪！”

在最初听到消息的一刹那，黄宗羲于欣喜之余，确实曾经闪过

一丝失望甚至委屈的情绪。只是他马上就为这种感情羞愧了。“嗯，这是不对的、可鄙的！”他责备自己说。现在弟弟的坦诚表白，使他想起了当初有过的那种情绪。

“嗯，你万万不可作如此想！”他坚决地、有点生气地重复说，随即避开了对方的眼睛。

但是，黄宗会却显然把过去那些年中哥哥的苦心培养看得很重，总觉得自己的成功使哥哥受到了损害。他大约很想加以补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哥哥的祝贺和慰解固然使他感动万分，但也使他觉得更加难为情。忽然，他挣脱黄宗羲的把握，用袖子掩着面孔，放声大哭起来。

黄宗羲默默地望着弟弟。这一次，他没有马上劝止。的确，由于年岁渐长，加上各人的性格、志趣和行事不尽相同，这几年，兄弟们之间已经不像少年时代那样亲密无间。更兼各自成家之后，仍然聚居在一个大院里，姑嫂妯娌之间便难免发生种种摩擦和计较。这又或多或少影响着各自的丈夫。因此，平日里兄弟们为了某件小事意见相左，甚至大起争执的情形也时有发生。这使黄宗羲颇为痛心，也颇为失望。“啊，要是这样过不下去，那么就分开好了，是的，干脆分家！”气恼之余，他不止一次冒出这样的念头。只是想到母亲还健在，恐怕伤了老人家的的心，才极力忍住，没有提出来，但内心的危机感却愈来愈重了。如今，黄宗会这么感情冲动地放声一哭，有如打开了一道锈锢渐厚的闸门，使黄宗羲在倾泻而出的感情潮水当中，重新看清了弟弟的内心。“是的，这几年也许是我想得不对，错怪了他，错怪了他们！其实他们一个一个都很好，都没变。他们都是我的亲弟弟，这是最要紧的。过去我为什么要气量浅窄地同他们计较？可鄙可羞！今后我再也不这样了，再也不了！”他惭愧地、坚决地责备着自己，抬起头来，发现周围已经聚拢了一群人，多数是些闻声而来的丫环仆役，四弟宗铨和五弟宗彝也在其中。他们正一声不响地、感动地望着黄宗会和自己。于是，他

抓住弟弟的胳膊，用了一个有力的动作，扶着黄宗会站了起来。

“哎，快别哭了，当着下人的面，传出去，让人笑话！”他附在弟弟的耳边，低声告诫说；随即转过身，怀着前所未有的轻快心情，同大家招呼起来……

二

三爷的荣膺贡选，给全家带来了喜悦和希望，但也带来了新的烦恼和困扰。因为按照惯例，接下来，黄宗会就得上省城杭州去答拜主持这一次考试的宗师，还得准备到北京去应廷试。这两件事都得花费银子。通德乡黄氏他们这一房，即便是父亲黄尊素在京里做官时，也并不富裕；近十多年来，更是每况愈下，经常为了不大的一点事就得举债，且别说眼下要同时应付两摊子的开支了。当然，三爷的功名是万万耽误不得的。经过一番东挪西借，并毅然卖掉了一部分田产，总算凑起了七八十两银子。于是，到了四月十五这一日，新选贡生黄宗会便拜别了母亲姚夫人，在喜气洋洋的乡亲们相送下，来到村外的渡口，然后由黄宗羲亲自陪同，乘上了一只乌篷船，取道姚江，向省城进发。

从黄竹浦到省会杭州，路途虽然不算太远，但也有二百多里的水程。其间要经过余姚、上虞、萧山三个县，当中还有一个府城绍兴。即使路上不停留，也得走上三四天。如今，乌篷船已经驶出名叫蓝溪的小支流，来到姚江之上，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平缓的、碧绿澄澈的水面，在白云浮荡的晴空下，跳动着万点阳光，有似一匹闪烁轻柔的素练，迎着船头飘曳而至，把低矮的篷舱映照得通明透亮。河岸两旁，则是兽脊似的连绵远山，映衬着一堤婆娑的翠柳。浓密的柳荫下，时不时有三五成群的牛羊踽踽而过。如果碰上一个村庄、一个墟市，照例又随风传来声声人语。也许是隔着一片水面的缘故，那变得细碎了的乡音听上去是那样悦耳，那样

柔媚……

在消息闭塞的穷乡僻壤中蛰居了许久之后，能借此机会探访一些朋友，打听一下时局的近况，以及再度过上几天热闹的都市生活，黄宗羲的心中，洋溢着一种多时未有的愉快。“是的，这一年多，国家的局势似乎平稳了下来，我们家里，也终于有人出头了。莫非这运行于冥冥之中的天道，正处于物极必反的变换之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还是要致力于用世的。无论如何，这积弊如山、把国家闹到民穷财尽的朝政，是到了非痛加改革不可的时候了！时势的转换，说不定倒是一个付之实行的契机？”这么想着，黄宗羲就重新萌生出一种希冀，一种冲动，于是进而想到：明年又是大比之年，如果国家的局势当真能够稳定下来，自己也能够继弟弟之后，顺利通过乡试和会试的话，那么也许还为时未晚，还可以切切实实做一些事情。“当然，从而今起，我可得收敛心神，把那些制艺时文再下功夫钻上一钻。虽然枯燥乏味得很，但为了用世，也只得忍耐一下。幸好还有一年，只要肯下功夫，不信就钻不通它！熬过了这一关，事情就好办得多了！”这么暗暗拿定主意，黄宗羲的心情愈加开朗起来。他一边倚在船舷上，信目浏览着岸上迤逦而过的景物，一边不自觉地轻轻用指头击打着船板，哼起一支流行的散曲——

只见那流水外，两三家，
遮新绿，洒残花。
一阵阵柳绵儿，
春思满天涯。
俺独立斜阳之下
猛销魂，
小桥西去路儿斜……

这首调寄《采茶歌》的曲子名叫《送春》，出于松江一位散曲名

家施绍莘之手。由于曲辞俱美，在江南一带传唱颇广。不过，黄宗羲本不善于唱歌，平时更是绝少开腔，这会儿因一时高兴，才随口哼上几句。结果，唱跑了调儿不必说，有些句子还忘记了，只好哼唧唧地含糊过去。这么下来，顶好的一支曲子，给他唱得怪里怪气，充满了“嗯嗯啊啊”之类的拖腔，坐在船头甲板上的书童黄安听了，掩着嘴直笑。黄宗羲却毫不理会，只管自得其乐地哼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偶然回过头去，视线落在弟弟黄宗会身上，他才停下来。

“嗯，你在做什么？”由于发现那位新选贡生正盘腿坐在船板上，低着头，聚精会神地检点着带来的银子，黄宗羲疑惑地问。

黄宗会抬起眼睛，敏感白净的脸上现出苦笑，没有做声。

“莫非短了数不成？”由于这些银子得来不易，黄宗羲不由得探过身去。

黄宗会摇摇头：“短倒不短，就是……”他没有说下去，只是默默拨弄着那一小堆形状不一的银子。

黄宗羲瞧了瞧弟弟，有点明白了。他摆一摆手，安慰说：“论理呢，你这次要办的不是小事，一点钱不花是不成，可怎么打点，也只能‘看菜下箸，量体裁衣’。京师那种地方，你要放开手脚，就算带上个万儿八千，也未必够花；但手头捏得紧点儿，有这么七八十两，也尽可对付得过了。况且从留都进京的官船，几乎日日都有，为兄已经想过了，打算托那边的朋友，寻上一位相熟的官员，捎带你一路，便连脚程钱也省却了。到京之后的食宿，也可以托人照应——哎，只管放心，这些事包在为兄身上就是。”

“可就怕如今京师里，光凭这个办不成事。”黄宗会闷闷不乐地皱着眉毛，“听人说，那里上下左右全是衙门，连打个喷嚏都会碰上关节，都得打点。况且，那送银子的花样也有讲究，不能照直送，嫌瞧着不雅气。眼下顶时兴是送‘文房四宝’，送‘书’。不打开看不知道，原来那砚台是金子铸的，笔管是银子打的，那些书，一函一函

全有‘书帕’，也是非金即银……”

黄宗羲紧皱眉毛听着。“行了！”他厌恶地打断说，“该理会的你不去打听，不该理会的你倒打听得挺仔细。照你这等说，朝廷里岂不是全成烂泥污了？那么国家还有什么指望？我们还应什么考，出什么仕？干脆趁早卷铺盖回家，岂不更好？”

停了停，看见弟弟低着头不做声，他又解释说：“自然，公行贿赂、贪赃枉法不是没有，可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又岂能随波逐流，任其摆布？须知我辈不出仕则已，若然出仕，便当以振衰起溺为己任，以更新弊政为职志，方不致辱没了家风！你不见我前年进京，就只带了三两银子，住了四个月，一份礼没送，不也照样对付下来了？”

做弟弟的垂着眼睛，揉捏着手中的一块碎银，半晌，才讷讷地说：“二哥说，大哥前年那一遭没考中，不是文章不如人，就在舍不得花钱打通关节。他叫弟这一次不可吝惜……”

前年进京时，黄宗羲之所以处处节省，一来是不肯服“财可通神”那个邪，二来也是考虑到家境困窘，必须尽量减少开支。没想到自己一番苦心，到头来竟成了弟弟们私下讥议的话柄！顿时，一股怒气从他的心底里冒了上来，眼睛也随之睁圆了。

“胡说！”他呵斥道，“不吝惜银子？说得阔气！莫非你们还藏着万贯家财不成？那就只管花去好了，我决不拦着！可是你们有吗？啊？有吗？”

自从父亲死后，黄宗羲一直担负着教育弟弟们的责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积威”。所以，看见长兄发了火，黄宗会不敢再犟嘴了。他垂头丧气地把摊开的银子重新收拾好，然后躲到一边去，拿出一部《明文定》，管自低头用起功来。

黄宗羲却余气未消。无疑，他平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委屈从俗，毫无骨气，为着达到某个目的，便不惜与邪恶同流合污。正因如此，前年在北京时，他才那么坚决地拒绝周延儒的荐举，毅然南

归。虽然许多亲友都觉得他过于意气用事,甚至认为他“傻”,但他却毫不后悔。过后不久,周延儒在清兵入塞期间,就因谎报军情,畏敌避战,加上贪赃枉法的劣迹败露,被震怒的皇帝下狱赐死,还抄了家。此事证明黄宗羲确有先见之明。然而,时至今日,由自己一手教育成长的两个弟弟,一心只想着博取功名,竟连立身做人的准则都抛到了脑后,这确实使黄宗羲大为光火。不过,弟弟的那些话,又使他重新想起朝政的黑暗腐败已经到了多么深重的地步;而自己刚才猜想,改革的契机可能已经到来,是否过于乐观了?这积重难返的局面,难道真的还有改变的希望吗?正是这种突然涌现的疑问,败坏了黄宗羲那一度颇为勃发的兴致,使他感到气闷、恼火,而又茫然。“不,即便如此,事情还是有希望的,既然朝廷有力量把局势稳定下来,就证明国运未终,元气尚在,只要当道诸君子同心协力,一步一步做去,总有办法把朝政引回到正轨上来!”他固执地、竭力地为自己鼓劲。同时,为了证明自己这种判断是有道理的,他开始回想弟弟刚才的说法是何等的混账和荒谬,并打算给予更严厉的训斥。

然而,当他回过头去,却意外地发现,黄宗会也从书本上抬起了眼睛,眼神显得那样胆怯、可怜,充满着讨饶的意味。依稀就像当年,黄宗会还是一个孱弱的少年时,因为做错了事,被大哥叫到跟前的那种模样……

一丝温软的感觉,有如轻风拂过琴弦,使黄宗羲的心分明动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哽咽住了。有片刻工夫,他皱起眉毛,咬紧了嘴唇,试图抗拒这不合时宜的干扰。然而,到底没能办到。“哼,冲着眼下是在船上,免得让船家听了去,姑且先记着账。待上了岸,再同你说个清楚!”他悻悻地想,随即背过身去,沉着脸,在船篷边上坐了下来。

坐落在姚江中游的绍兴府城，称得上是一座风貌独特的城市。它扼控着省会杭州与浙东地区的交通，城中水网纵横，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有内河与之并连，船只进出十分方便。又因为本地盛产名茶和佳酿，所以茶馆和酒店，又成了城中随处可见的消遣去处。一年四季，生意都是那么兴隆……眼下，明朝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就在城中罢职闲居。他是一位老东林派人士，又是朝野闻名的大学者，为人端方正直，刚毅敢言。长期以来，他受到朝中权贵的嫉恨，又屡屡触犯皇帝，因而被一再罢官削职。但是，这反而极大地增加了刘宗周的声望。至于他所创立的“蕺山学派”，在学林中更是备受尊敬，享有很高的声誉。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生前同刘宗周是情谊深密的朋友。后来，黄宗羲便正式拜在这位父执的门下，成为蕺山学派的一名入室弟子。不久前黄宗羲的次女又许配给了刘宗周的长孙刘茂林，两家更成了姻亲。由于有着这样的关系，当船经绍兴时，黄氏兄弟便照例稍作停留，一起前去拜谒这位老前辈。

黄宗羲同弟弟在内河的一个码头上岸，穿过被露水打湿了的一片石板铺砌的场子，来到立着一对石狮子的刘府大门前。这当儿，天才刚刚亮，街道上还是空荡荡的，只有不多的几个行人，在熹微的晨光中彳亍而行。兄弟俩自觉来得太早，不好立即上前敲门，于是先在外面徘徊了一阵，估计老师应当起来了，才让黄安拿了拜帖，到门上叫人通报。

看见亲家大爷来到，门公自然不敢怠慢。他殷勤地请客人到门厅里坐下，然后拿着帖子急急走了进去。片刻之后，他就走回来，说：

“我家老爷有请大爷、三爷！”

黄宗羲点点头，同弟弟一齐起身，按照门公的提示，径直向刘宗周的起居室走去。

自从回到黄竹浦隐居之后，黄宗羲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上绍兴来谒见老师。重新走在熟悉的、花木扶疏的廊庑下，他心中的那份急迫和喜悦，就更加强烈了。“是的，这一年多，我太疏懒了，对老师太不尊敬了，竟然连过年过节都没来，真是说不过去！照道理，再怎么着，也不该这样。虽然老师向来不计较这些，可是……”他一边走，一边感到既兴奋又惭愧，有一阵子，甚至把默默跟在后面的弟弟也忘却了。直到一步跨入起居室里，随即照例恭敬地站住，却不提防碰到了黄宗会的身上，他才蓦然醒悟过来。

由于发生了碰撞，黄宗羲本能地回顾了一下，与此同时，却听见弟弟诧异地轻声说：

“咦，怎么了？”

黄宗羲机械地旋过脸去，这才看清楚，屋子里坐着一位身材颇像老师的人，但并不是刘宗周，而是老师的儿子刘沟。作为儿女亲家，由刘沟先行出面接待自己，本来也很平常。然而，正如弟弟所诧异的，刘沟此刻的神情却显得有点反常：他穿着出门拜客的大衣服，失魂落魄地坐在椅子上，清癯方正的脸孔，显得异常苍白。他用一只胳膊撑着膝盖，五根指头无意识地紧紧攥着一柄折扇，对于黄氏兄弟的出现似乎毫无知觉。在他旁边，还坐着两位相熟的儒生，一位名叫陈刚，另一位叫王毓芝。他们都是刘宗周的女婿，不知为什么也一大早就来到岳父家里。而且，这两人也都神气惊恐，噤若寒蝉，对于来客完全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礼貌和热情。

“嗯，难道发生了什么事？”黄宗羲疑惑地想，随即上前一步，同弟弟一齐行着礼说：

“亲家翁，二位兄台，久违了！”

刘沟仍旧没有反应。这位以戴山学派的当然继承人自居的亲家翁，显然受到某种极度惊吓。他那本来是稳重自信的目光，变得

空洞而茫然，似乎呆呆地望着前方的一件什么东西，其实什么也没有看。他的全副心神正浮游在某种可怕的境界当中，表情呆滞，半张着嘴巴，却什么也说不出。

黄宗羲愈加惊疑。他估计必定是出了什么不幸的事。“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刹那间，他心中闪过好些不祥的猜测：“是老师？是师母？还是其他家人？”但看来都不像，因为适才一路进来，并不见有任何异样的气氛。他正打算动问，忽然，刘沟开口了：

“兄等可知道？”他喃喃地说着，没有移动眼睛，“京师——被流贼攻破了。皇上已经在万岁山自尽。大明——完了。这一下，真是完了！”

黄宗羲疑惑地望着刘沟，有片刻工夫，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然而，随后就觉得，有一个沉重得可怕的东西把他的心狠狠撞击了一下，使他蓦地一震。

“什……什么？”他声音喑哑地问，喉咙一下子干燥得厉害，眼睛也因极度惊悸而瞪圆了。

“皇上、京师，全完了！”刘沟不胜悲愤地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随即低下头去，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黄宗羲觉得头上的屋顶旋转起来，脚下的地板仿佛也在来回晃动。他本能地全力稳住身子，强撑着问：“这、这消息从何而来？会不会是谣传？”

刘沟摇摇头：“昨夜四更，府尊王公派人来叫门，知会全城缙绅即刻到衙门里聚齐，于密室之内，传看了省里发来的十万火急文书，说闯贼于二月中自陕西倾巢东下，连陷太原、大同、宣府。至三月中，居庸守将献关降贼，昌平亦告失守。闯贼遂于三月十七日，以数十万兵马围攻京师。三月十九日，城中内奸开门迎降。圣上和母后不肯陷于贼手，先后壮烈殉国。文武百官十之八九，俱已成阶下之囚——如今留都已在商议另立新君了！”

刘沟用沉痛的声调说着，始终没有睁开眼睛。他的神情愈来